

焚 烧 的 蝶

暗香
梦当好处成乌有
绝非偶然
林红的假日
迷花园
我是谁的谁是谁
情变
焚烧的蝶
我们干点什么吧

中国当代情爱小说精品集

万芳 廖辉英等◎著



PDG

禁 燒 的 蝶

離奇
禁地野處成鳥
地非偶生
林風的對月
蓮花
我是誰的
情
禁燒的蝶
我們不為什麼

中國當代情愛小說精品集
（一）



新

ISBN 7-5387-1769-2



538717693 >

新

PDF

ISBN7-5387-1769-2/1.1.1

定價 15.50元

焚 烧 的 蝶

万芳
廖辉英等
著

新平知

解學

PDG

2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焚烧的蝶

作者:万芳、廖辉英等著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130023)

责任编辑:杨思求

封面设计:刘 洋

发行者: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250千 200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标准书号:ISBN7-5387-1769-2/I·1544

定 价:18.50元

目 录

暗香	冷 莹 / 1
梦当好处成乌有	张 洁 / 34
绝非偶然	张 欣 / 77
林红的假日	毕飞宇 / 147
迷花园	朱文颖 / 201
我是谁的谁是谁	万 芳 / 227
情变	赵 波 / 262
焚烧的蝶	廖辉英 / 298
我们干点啥吧	周洁如 / 365



暗 香

□冷 莹

女主人公棠婉在那个“充满机会的城市”
竟然得不到真正的爱
从一往情深的痴迷
到彷徨无奈的苟合
到玩世不恭的放恣
她貌似长袖善舞
实则恍恍然若有所失
人有时不可理喻
本来是因为一件东西好才想得到它
但计较久了
只是一味想得到
东西好不好倒在其次了

1

如果不是在大门外耽搁了一阵，她说不定就碰不上申裕了。
这一次碰不上，也许就一辈子也碰不上了。

大门外小广场上，一对中年夫妇吸引了棠婉。男的坐着喝

汽水，女的站在一旁看他，手里卷着一张报纸，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男人的脑袋。

男人被敲得舒爽服贴。

她发了一阵呆。如此这般也就是人世了，还要怎么样呢？

匆匆推开大会堂玻璃门，匆匆上了楼梯，匆匆地抬头，望上去——

她忽地无力抬起脚来，身旁的灯光人声，眼前的一切火速向四面逸开，漠天广地中，只剩她与他默默对视。

申裕正从梯级上走下来。

她要笑，却觉得满目苍凉，心中酸楚。

他瞄她一眼，仍旧听着身畔一个女孩说着什么，就要擦身而过。

“申裕——”她不知是不是自己出声了。

申裕停下来，这回正经地看她了：“棠婉，这么巧，你也来看展览？”

她打量一下他身边的女孩：“好久没见面了，好吗？”

他回避了“好吗”的问题，只说：“是好久了，两三年了吧！对了，这是我女儿晓影。”他介绍身边的女孩。

“啊，都这么大了。有时间坐一会吗？”

申裕犹豫了一下，她赶紧说：“没关系的，也没要紧事。”

他还是犹豫，说：“那，下一次吧。”

他们下去了。棠婉回身目送他们，那女孩苗条的背影，像极了她母亲。

因为这样她就没看成那个展览了，回到家里还是神不守舍。在厨房切菜时，把半边指甲也切掉了。

终于，她与申裕之间，都只是“没要紧”的事了，而人海茫茫，再见面，又得要等那虚无的“下一次”。

也不觉得特别伤感，只是心头空。

自与开桑分居后，这种空的感觉都习以为常了。中宵起坐，往事如烟，想起这几年的变故，一味还是茫然。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像饱经风霜的妇人了。

分居后她又转工了，在一家女性杂志搞版面设计，夜间到校外课程部进修。她都是不得已才回家来的，有时和朋友喝茶，总是恳求：“再坐一会，再坐一会。”

只要不必独处，她就觉得自在了，否则再好的也消受不起。

她也并不是没有好日子的，从前也有一上床就入黑甜乡的时光。

赴一个称意的约会回来，一颗心泡在蜜糖里，想起另一个屋顶下有心仪的男人在记挂她，顿觉无可比拟的安稳踏实。

刻骨铭心的悲喜，转眼都不屑提起了，虽不提，却又抹不去，所以更磨人。

那一年还在老家，暴雨后在码头外碰到从香港回乡的申裕，那时她还称呼他江老师。

见他大包小包的，便夺过一件来帮他提回家。空中还有雨丝，浊黄的水从斜坡上泻下来，脚尖湿了，微微的冰凉。

他家是古屋，天井很大。

妻子在厅口，惊喜地走上前来。

大厅上有列祖列宗的画像，檀木嵌云石的桌椅，周围洁静无尘，浮着淡淡的香气。

棠婉啜着烫口的香片，看一个六七岁大的女孩挨到江老师身上去。

老师抱着她到屋檐下，把她的小手掌推出去，承接一滴滴晶亮的雨水。

江老师走回来，说：“你不叫我，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女大十八变……”

她就无端欢喜起来了，随口问：“你在香港，还画画吗？”

“画。不过是另一种，他们叫设计。”

“等我到香港来，我还是跟你学。”

后来她就到香港来了，果然就在申裕的小广告公司里打一份工，果然就正正经经地向他学起来。

从称呼江老师，到叫他申裕，中间发生了多少事，都无从细数了。

有时是一个眼神，有时是一句熨帖的话。

有阵子，他外出了，却觉得四面八方都有他，他笑着，他皱眉，他吃饭时的慢条斯理，都和她有了神秘的联系。

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申裕很着急地办理妻女来港的申请，到处托人，给钱也无所谓。

她听到申裕和人谈这些事心里就不自在，无端地懊丧，好像她已经有权利为这个人的私事高兴或不高兴。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她照常工作，上班见了面就说“早安”，下班说一句“拜拜”。他当棠婉小学生一般，摸摸她头发，拍拍她肩头，转身就走开了，她却为此发半天呆。

有时，她也会生申裕的气。怎么搞的，天地间竟有这么麻木的男人，人家当他是神明，他却当人家透明。

她着意打扮自己，他却无动于衷，她着意不修边幅，他也视若无睹。

有一回注意到了，惊奇地问：“怎么回事？像街市婆，钱不够用吗？”

“不够用你会给我吗？”她恨恨地反问。

“咦，你怎么啦？什么事不开心？”

“不开心你能叫我开心？”

“那不一定啊！说来听听！”他倒笑了。

“等我开心时才告诉你。”

后来她有事没事就上他住处坐着。

仗着是师生，也不讲忌讳。

单身汉的日子，潦草简单。她一来就收拾房间，弄一点像样的东西给他吃。

自己也不客气，盛了饭对面坐了，自觉像小两口一般。

半凉天气里，把一条薄毛衣，脱了又穿上，穿上了又脱了，只是要惹他注意。

吃完饭又忙他的事，老半天了才说一句：

“不早了，该回去了。”连道别一声都省了。

有时见他闷坐，笑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就说想女儿想得心焦。

棠婉心里冷笑：怎么想女儿就想得这般凄凉了？还不是想那古典静雅的太太吗？

想起他太太，棠婉也泄气了，那种画里走出来似的素净柔美，自不是她这种庸脂俗粉可以比的。

她惟一优胜的地方，是此刻在这男人身边，而他太太不在。

这年头，还有男人为女人守贞洁的吗？

别说男人了，连女人也未必肯为男人守贞洁了。

棠婉因此又信心十足。

也不是恶意要破坏人家家庭，只是如果你爱上一个人，那就没什么情理可讲了。

有一天申裕突然说：“明天开始你别再来了！”

“为什么？”棠婉一顿：莫不是他那古典的妻子要来了。

申裕仔细斟酌着字眼：

“我都不想呀……你被人……误会。”

“误什么会？我们做了什么事叫人误会？”

棠婉咄咄逼人。

“虽然没做什么。”申裕仿佛心虚，“但误会了也不好，我倒没

什么,你一个女孩子……”

“你不在乎是吗?”棠婉抓住不放。

申裕苦笑:“我没什么……”

棠婉很开心:“你没什么,我也没什么。”

她一夜没睡好,心里直对自己说:

“快了,快了,就照这样子……做吧。”

春日雨水多,棠婉上班来,看见公司门外防烟门旁一把打开的黑色雨伞,又大又结实地支在地上。那是申裕的雨伞。

她将自己的小花伞也撑开支在地上,一大一小的雨伞相依着,棠婉又无端开心半天。

申裕突然要请她吃饭,说是老半年了叫她辛苦,理应有所表示。

“只是吃饭?”她不满足。

结果吃了饭又去听歌,听完歌又吃了点甜品作宵夜,申裕就送她回家了。

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她买了两张电影票,拿一张给申裕,说:“你不来我就站到天亮。随便哪个男人兜搭我,我就跟他回家去。”

申裕自然来了。

黑暗中他温厚的大手掌轻轻覆盖在她冰凉的小手上。

后来她追问那晚的事:“与其由着我让别的男人兜搭了去,倒不如你来兜搭了,是不是?”

申裕笑说:

“我怕你淋雨,感冒了又请假,公司要吃亏。”

她追打他,在公园草坪上,周围的大人小孩都好奇看他们。

从那时候起,她不再叫他老师了。

即使多年以后,她也懂得安慰自己:也算是有过一些好日子了,有过那种自己想得到的果然就得到了的满足。

人有时不可理喻，本来是因为一件东西好才想得到它，但是计较久了，一味只是要得到，东西好不好倒在其次了。

但申裕毕竟是好的。

相好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工作的时候总是分心，时而打个电话进他的办公室，这这那那地胡扯半天。

在写字楼申裕总是躲她，正正经经地像个老板，只是在两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有调情的心情。

棠婉却不，随时随地都往他身上挨。进了他办公室，门还半掩着，她就从他身后整个地揽住他，直弄得申裕哭笑不得。

她渐渐也多事起来，过问起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来，要申裕更换百叶窗帘，买了个新笔座摆在他的案头。

有些客户的计划她也参加意见，偶尔有一两个可取的意念，多数则不顾成本及实效，而且糟糕的是，她又十分坚持。

稍有小事不顺遂，她便闹几天情绪，走进走出地摔门，故意叼起一支烟，在别的男同事面前烟视媚行。

最后，当然是申裕又来赔小心，哄得她轻飘飘的，这才又天下太平。

要么你左右男人，要么你被男人左右，棠婉读惯了《红楼梦》，知道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

公司中有个陆小姐，与她也没有什么过节，就是点错门神一般，她便在申裕身边嘀咕，要找个机会炒了姓陆的。

问她理由，说是“左右看着都不顺眼”。

不料申裕不为所动，坚持留着陆小姐。

棠婉无名火升上来，踢翻椅子跑回家。

心想申裕一定要来求她的，这一回一定好好教训他，谁知一个星期过去，连个电话也没有。

星期一，终究挨不下去了，上到写字楼，直冲进申裕房里，拍桌子道：

“想我自动消失，哼，可没那么容易。”

申裕两手叉在脑后，眯起眼看他，一径高深莫测地笑。

有时也平心静气想，这种事总是没结果的，和这男人，还能白头偕老吗？

不过得到了的东西再失去，比没有得到更痛苦得多。

和申裕在一起，有一种惬意的快乐，完全放下心来，把什么都交出去，而似乎，也把什么都得回来了。

有时他靠在床上，听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外面夜色浓重，雨声哗哗，他两眼里有一种安然祥和的光彩，她又忍不住亲他。

他有一双真正男人的手，厚实、温暖、粗中有细，他的手指活动起来，有一种梦一般诡异熨帖的销魂魔力。

棠婉爱死了这双手，时常捧在眼前端详它、抚弄它，把一个个手指屈回来，又将它们一一扳直了，只觉好玩。

把自己的脸颊藏到他两只大手掌中，便觉自己一直小下去，小到尘埃一般，沾在他掌纹里，钻到他洪洪流通的血里去。

申裕总说自己醉生梦死，只取眼前，有时恍惚地轻叹一声，眼里满是苍凉。

偶尔她淘气起来，要他坦白恋爱历史。

申裕嘴角噙着隐隐的笑，目光却像望到极远极远的什么。

棠婉便又后悔，生怕又勾起他对妻女的思念。

一个男人，一面沉溺于肉体的放恣，一面又苦于极深远浓重的感情羁绊，他的日子，也不容易吧！

当申裕睡熟时，棠婉支起半个身子久久看他，心中又无限怜惜。

晴天霹雳一般，申裕妻女都来了。

尽管申裕早就告诉她，但乍一见面，棠婉仍旧难免一阵晕眩。

还是那么瘦，单薄而优雅，就像深秋晴空下一片晕红的枫

叶，叫人不忍向她呵气。

那种毫无心机的温婉的浅笑，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

不笑时垂目站着，手指轻轻挨住桌面，半张脸侧转过来，直看得棠婉心头发凉。

棠婉跟同事们一样都称呼她江太。江太也来上班，专管出纳的工作。

她一来，写字楼大变，人人都礼貌起来，说话轻声细语，有什么争执也一笑置之。

棠婉大奇，有时故意寻衅，却发现完全没有对手，人人心胸都宽宏许多。

江太对棠婉也好，温言款语攀谈，赞她工作麻利，又赞她眼睛长得漂亮。

有时央棠婉下班陪她去买衣服，说是自己眼光老土，只怕穿在身上叫人耻笑。

棠婉暗自纳闷，不知江太是满肚密圈，还是天生的一肚子草。

江太来了棠婉也没怎么收敛，时常借口应酬客户与申裕出双人对，晚上把他留得很迟才放他回去。

第二天回来时也不觉有什么异样。

江太还是温婉地笑，笑得人心里发毛。

不知为何，棠婉被江太那些不寻常的笑惹火了。

那种笑容往往带着宽恕的意味，带着洞察一切与世无争的泰然。

那种笑常使棠婉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自卑，甚至是莫名的罪恶感。

又仿佛这女子并不看重自己的丈夫，她自有更美妙清高的想望。

你喜欢这样的男人吗？你拿去好了。

棠婉便又有些泄气，怀疑自己的眼光有没有问题，于是更苛刻地观察申裕。

第二年夏天，公司做成一单大生意，赚了很多钱，招待全部同事到离岛度假。

除了江太以外，所有的人都下水了。

她戴着墨镜，缩起腿来，把裙裾踩紧，坐在太阳伞下，为他们看守衣服和零食汽水。

远远看去，像一尊精美的玉雕。

棠婉换了莹光蓝紫红斜间纹的泳衣，隔一阵就到江太身旁来一次，把美好的身段显示给她看。

想起她单薄的身子一定像洗衣板一样，棠婉更自我感觉良好。

游了一会，棠婉突向申裕说，她不舒服，她要回家。

申裕明知是她出的难题，苦笑一下，就带她走向沙滩。

江太侧身坐在阳伞下，正和女儿说笑，听说棠婉有病了，忙关切地站起来。

申裕说要送棠婉回市区，江太满口说好，并且嘱咐他不必再出来了，次日她独自带大队回来。

棠婉原积攒些火气，准备一场大吵的，谁知像一粒火星跌在水里，“滋”地一声没了。

回程路上，放心把头靠在申裕肩膀，本应快快活活相对的，竟都没有心情。

进了市区，棠婉不回家，径上申裕住家。这是江太来后第一次上来。

家里变了个样，简单清雅，少了以前她那些东一个西一个其俗无比的小玩意小摆设，多了一种无尘恬静的气氛，而且就像他们乡下大屋那样，有一种不知名的淡淡的香气。

睡房新糊了墙纸，米黄色暗条纹，墙角有一张靠椅，铺着软

绵绵的垫，椅旁一盏拉低了的罩灯，灯下一双枣红盘金团花缎布拖鞋。

申裕说：“晚上，她都在这里看书。”

棠婉走了过去，拿起靠椅上的书来看，书名是《燕子龕诗笺注》，作者是苏曼殊。

她一路退出来。申裕笑问：“不坐一会儿吗？”

“不了。”

她喃喃答道，苦笑着，只觉满脸肌肉僵硬。

事过好几天，她还是心情恶劣，心头像横梗着一块石头，想要在写字楼撒泼放肆闹一场，又暗觉下作无体面。

江太还是和颜悦色，叫她多点休息，又说工作也实在太忙，为了公司的事，累坏了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棠婉一味只是咬牙，恨自己不争气，放不出更有内功的手段来。

申裕不着痕迹地就与她拉开了距离，即使单独与她乘一个电梯上楼，也只是说些天气冷暖的话。

有一次她狠狠地攀到他身上去，他也不慌张，只轻轻解下她的手来，笑说：“你还是孩子气。”

冬天下午，天突地冷了，因为公事耽误，碰巧三个人一起下楼。在电梯里，江太把手插到申裕臂弯，棠婉侧眼瞅到，也不客气，将自己的手也插到申裕臂弯。

电梯无声下降，棠婉一转脸，发现江太的手竟又抽出来了，交叉握着显眼地摆在身前。

棠婉笑了，将申裕的手臂又拉紧一些。

出了电梯，江太走在前面，棠婉挽着申裕跟着，管理处的阿伯目瞪口呆。

走到大厦门口，江太向左拐，却又回过半张脸来，似乎是向申裕与棠婉一起，说了声“拜拜”。

棠婉脱口而出，也说“拜拜”，一面夹着申裕的手往右边带。

申裕被她带了两步，终于站住了，把她的手轻轻抽出来，委婉地笑说：“今晚我们替晓影祝生日，明天见。”

才说完，扬了一下手，转身而去。

棠婉见他紧追几步，赶到太太身边，轻轻搂住她楚楚动人的腰身。她侧过脸来，浅浅地一笑。

刹那间，眼前一起都飞速地逸开，漠天广地里，只剩下孤苦无依的她。多年后，只要碰上钻心的事，她总还免不了有这种四周景物飞速逸开的感觉。

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申裕了。

秋天老是阴着，横风刮来，将点点雨珠撒在玻璃窗上。棠婉坐在窗前，看雨珠慢慢干了，不知为何，就想到死。

死就是一种类似干了化为乌有的状态。

母亲急了，这里那里带她去看医生，棠婉也去，回来又坐着，像一尊木头人。

对着镜子，只觉自己在枯萎下去，到处在凹陷，笑起来脸皮发紧，仿佛这副嘴脸生来是不宜于微笑的。

越看越生气，不知母亲为何将这么一个讨厌的人生到世上来，猝地砸破镜子，拈起碎片来，冰凉锋利的一小片，按在手碗上划来划去。

终究也没死得成，也不知为何，总之她就住手了，把碎玻璃扫去倒掉，又出门买了一面全新的圆镜回来。

又对着镜子照，又觉得镜中人可亲，像一个双胞胎的姐妹，只不知为什么眼泪汪汪。

起初棠婉还打电话到公司去，找着申裕，却不说话，任凭申裕在那一头焦灼叫唤，自己恍惚解了恨，只觉好玩。

想起他太太那种微笑，比刀子割在皮肉上还要痛，人竟可以用笑来退敌，棠婉便又思疑江太身上有几分妖气。